

《天南地北涟水人》征稿启事

涟水,是远近闻名的教育之乡、革命老区,自古以来,文教昌明,英才辈出,素有“安东出才子”之美誉。当代涟水,更是人才济济,能人迭出,他们已然成为家乡的自豪和骄傲。

《天南地北涟水人》微信公众号是涟水日报社推出的新媒体平台之一,目的是广纳涟水籍贤良名士,将他们不平凡的创业故事和奋斗

历程记录下来,展示他们的精神风貌,以此激励和鼓舞全县人民。

热切希望县内外涟水籍人士和广大读者踊跃投稿或提供相关资料线索。稿件一经采用,将及时

付给丰厚稿酬。提供有效线索者,将获得60—120元奖励。对长期提供稿件人员,可聘为《涟水日报》新媒体特约记者。

来稿要求言之有物、真实可信、不说空话,来稿请附真实姓名、联系电话、联系地址、邮编等,以便联系。稿件请寄:涟水日报社,地址:涟水城南南大街55号,邮编:223500。联系电话:13801401022 18994585360。电子邮箱:634442600@qq.com。

从一个切入点下笔,具体写法可参照已刊出的“涟水人物”稿。文稿原则上不超过2000字,同时附4张以上与文稿相关的照片,统一发至634442600@qq.com。

联系电话:13801401022 18994585360

地址:涟水城南南大街55号涟水日报社

本征稿启事长期有效,欢迎相互转告。

汤广发与马的不解之缘

□青竹

汤广发抚摸着马头,眼里满是疼爱。

住在我县城南社区居委会的他今年70岁,掰开指头算一算,从二十来岁赶马车开始,他与马儿已经相伴了近半个世纪。

上世纪六十年代,城南果园场服务队买了二十七匹苏联大洋马(俗称)蒙古马、三河马,组建成一个7辆马车的车队。

1970年,车队缺少了一个马车夫,大家想让汤广发试试。

“好哩好哩,”汤广发心里乐开了花——能赶着马车四处溜达,那比在果园场里舒服多了!

据汤广发介绍,赶马车是个技术活,一辆马车由四匹马组成,其中三匹在前面拉套,承担着此次运输的重任,剩下的一匹马随时用来替换疲惫的拉套马。

货物放置也有技巧,如果车厢前部重,马就会受压,不利于正常行驶;如果车厢后部重,缰绳就会把马肚子往上提,导致马身发飘,也不好正常行驶。

为了提高驾驶技术,服务队特意从安徽、徐州等地请来师傅——但是初来马车的汤广发并没有资格参加学习,他只负责喂马。

虽然不能赶车,因为天性喜欢,汤广发还是趁着喂马的时间和马套近乎——熟悉马的脾气,培养和马的感情。

每次跟随车队,汤广发都用心体会师傅的赶车技巧。

不久,他就能独立赶车了。车队很忙,经常到扬州、连云港、宿迁、盱眙、灌南、灌云、淮安(今淮安区)等地销售水果,还要运送肥料到田间地头,但汤广发不觉得累,一有活计总是抢着干。

一次,一队场部盖房子,汤广发和另外两个车夫赶着马车去拉木材。在回来的途中有一段路刚由水沟填成,由于路面松软,前面的一辆马车陷了下去。车夫费尽力气都无法将马车拖出来,只好请汤广发来试试。

只见汤广发甩起鞭子在空中打了一个空响,洪亮地吆喝一声“走哩”,那几匹马像是听懂了他的话似的,当即奋身而起,很快将马车拖了出来。

而此时汤广发的腿却被缰绳缠住了,他一边努力保持平衡,一边设法甩掉腿上的缰绳。

直到30米开外,腿上的缰绳才脱落下来,汤广发摔落在地,马车从他身边擦过。

还有一次,他替县水利局拉石头时,因车前后重量不均,他便站在车上想把石头搬匀,一不留神他的脚下一滑,人翻落车下。正在码头装卸的工人看到了,连声惊呼:“不得了,这个人要没命了。”

汤广发临危不惧,他缩紧身子迅速滚向一边,说时迟那时快,马车贴着他的身子碾了过去。

除了这些因为驾驶技术不熟练造成的危险外,他还因炫技而置自己于危险境地。

一次,他和另一个马车夫老侯各拉上石头经过中山路,因为道路平坦,两人不觉加快了速度。在这个过程中,汤广发的马车逐渐朝一边歪,等他意识到时一根电线杆已经出现在自己面前,他估计歪了的车身可能会碰到电线杆,但避让已



来不及了。不容多想,他把缰绳朝怀里一抱,人侧向另一边。

“砰”一声,车轱辘还是重重地撞了上去。

汤广发见马、车没事,刚有点小得意,只听老侯跟在后面喊:“你还跑啊,车上人呢?”

他回头一看,原来在碰撞的过程中车上坐着的几人都被摔了下去。

回想这些经历,汤广发当时虽然觉得危险,可是又觉得很有意思。

果园场改制后,服务队里的马都被卖掉了,可是我县高沟、杨口、外县滨海、响水、阜宁等的养马人还是源源不断地来买马,汤广发觉得这是个机会,他向其他车夫提议到安徽、河南、徐州等地去贩马回来卖,得到他们的响应。

这一贩就是十几年,汤广发手里正常有二十多匹,最多时有百十匹。近年来,汤广发开始在家颐养天年。

不贩马的他留了几匹马作伴,他每天都要和马说说悄悄话,带着马出去溜达。

他最喜欢的一匹种马来自盱眙女子骑行队,据说它有汗血宝马血统,一个浙江商人开价10万元要买,他摇摇头没有应允。

他常对着这四匹马呢喃:“老伙计,咱们一辈子就这么相伴下去啦!”



江苏省人民医院专家、教授来县人民医院开展诊疗活动

6月23日上午,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杨乃明、麻醉科潘熊熊、重症医学科王勇、影像科冯阳等专家、教授来涟水县人民医院开展坐诊、查房、手术、教学等诊疗活动。

咨询电话:80576227

专家介绍



杨乃明主任医师

杨乃明主任医师、副教授,从事妇产科临床、教学及科研工作30余年,有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主要

从事妇科各种疾病和疑难杂症的诊断和治疗。擅长不孕症、计划生育、生殖内分泌、青春期功血、多囊卵巢综合征、子宫内膜异位症及更年期综合症的诊治。妇科各种手术娴熟,曾获得国家计生委先进个人荣誉称号。2000年获得江苏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级刊物上发表论文10余篇。



潘熊熊副主任医师

潘熊熊副主任医师,南京医科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2000年从徐州医科大学麻醉学系毕业后,在江苏省人民医院麻醉科从事临床工作至今。2012年至

2013年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中心从事临床研究。临床经验丰富,尤其擅长肝脏移植病人的麻醉管理。主持“江苏省青年医学重点人才”和“江苏省六大人才”等科研项目,获得省市厅级奖励5项,发表SCI及中文核心期刊论文10余篇。现为中国研究型医院消化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江苏省抗癌协会肿瘤麻醉与镇痛分会青年委员,江苏省免疫学会转化医学分会委员。



王勇副主任医师

王勇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1994年毕业于中山医科大学,同年至江苏省人民医院ICU工作,历任住院医师、主

治医师、副主任医师。熟练掌握中心静脉穿刺、漂浮导管(Swan-Ganz导管)监测、床旁CRRT、经皮气管切开、纤维支气管镜检查+肺泡灌洗及PIC-CO等各类危重病诊疗技术。研究方向:休克与复苏、多发性创伤。专业特长:从事重症医学临床诊治二十年,擅长感染性休克、多发性创伤等多种危重疾病的个体化及综合治疗。



冯阳主治医师



王玉成主治医师

冯阳主治医师,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放射科。主要从事骨关节影像诊断,研究方向:关节损伤磁共振成像,痛风双能CT成像。

王玉成,江苏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治医师,医学硕士,从事内分泌专业十年,主要研究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自主神经病变与糖尿病高血压。曾参与多本内分泌书籍的编写,发表SCI篇,主持省内课题1项。

想起那年雷电惊魂

□金梅华

每逢雷雨季节,我都会想起当年那亲眼目睹的一幕……

大概是上世纪70年代初秋的一个午饭后,东面半边天黑得像锅底一样,沉闷的雷声在远处轰鸣,我们生产队的社场边,饲养员陈大爷拿着大扫帚在打扫牛脚地,扣在大柳树下面的两头大水牛安闲地咀嚼着青草,一切都显得那么安静。

我担着水桶准备去棉花地打药,看见天色不好就放下水桶,顺便把扁担斜靠在生产队磨面房的墙上——就在我放下扁担的一瞬间,灾难发生了,一道银蛇般的闪电跳跃着撕开了黑色的天幕,紧接着“咔嚓”一声巨响,离我三四米远的大柳树

皮被扒下一大块,露出了红红的——活像是一张血盆大口。

紧接着两头大水牛轰然倒地,倾盆大雨从天而降。刚刚反应过来的饲养员和我一起跑向大水牛,可是它们已死,一切都无可挽回……

那两头牛死了,大家都非常难过,因为它们是我们全生产队人节衣缩食的。在那还没有机械化的年代,这两头牛是我们生产队干农活的中坚力量,耕田耙地、拉碾打场。

那两头牛死了,生产队把牛肉分给了各家各户,可是大人们总是觉得食之无味,因为失去它们,以后的困难就可想而知了……

后来生产队里经常安排我们年轻人代替牛拉犁耙。

那时候每年夏天都会听到某某地方有人被雷劈死了,其实都是不懂科学防护而造成的悲剧。



事后,饲养员陈大爷经常说,他是上辈子积德行善才与死神擦肩而过,近在咫尺却毫发无损。我认为,大自然的威力是无法抗拒的,如果当时我和陈大爷都站在大

柳树下面,估计就没有今天了,所以在雷雨季节来临之际,大家在户外一定要做好安全防护措施,千万不能抱着侥幸心理。理性而科学地对待生活,才是对生命的尊重。

我的大学梦

□王建成



大学,多么诱人的字眼,上大学应是每一个年轻人美丽的梦想和孜孜追寻的目标。

1978年,我国恢复了高考,当年年轻的我也作过上大学的梦。

我出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1966年进小学,1972年进中学,1976年高中毕业。这段时间正赶上我们国家“文革”时期。我虽然挂名高中毕业,但实际上没有读到什么书,连现在的初中程度都达不到。高中二年,我一年下农场学农,半年到工厂学工,真正读书时间不到半年。而且当时没有高考,上大学靠推荐。

我当时因为家庭原因属留城对象,所以在城里参加了工作,工厂当时一个厂两块牌子,这两块牌子一个是县香料厂,另一个是县造漆厂。

我进厂开始搞的是机修,后调到技术科搞造漆化工技术项目研究。

到技术科才发现自己那点文化知识太不够用了,很多东西不懂。

造漆化工的技术高深无底,牵涉到很多大学的知识,所以在我心中我感到很吃力,一碰到问题就要翻书本或到处请教。

厂里唯一的大学生被我们如宝贝一样供着,什么事都得请教他,什么事都要通过他,让人既羡慕而又妒忌。

那时我常想,要是能上大学多好,不但受人尊重,工作起来也不会碰到太多难处。

1978年国家恢复了高考,这无疑给无数青年人昏暗的人生带来一缕曙光,让他们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前途和未来。我也和许多同龄人一样跃跃欲试,怀着要上大学的美好愿望,买来许多高考参考书准备复习。可打开书本一看却呆了,里面的

知识大多不懂,过去学的知识还不到书本的五分之一。于是我报名参加一些文化补习班,从初中知识补起。由于基础差,我虽然很努力,但收效不大。

那段时间,我每天晚上读书到深夜一点左右,常常是母亲催促好多遍才上床。但还是感到没有把握,不敢报名参加高考。

我当时心里想:等明年吧!

第二年高考临近时我稍有了点自信,决心去拼一下,报名表拿到厂领导那里,领导却不肯签字——因为我当时担任一个技术项目的研究,领导出于企业考虑,怕几十万元的投资项目没人去做。

担心关系搞僵,而且我感觉也没有稳上大学的把握,于是我只得忍痛作罢了。

就这样我被耽搁下来,眼睁睁地看人家风光地去了理想中的大学。我再也没有参加高考,随着年纪慢慢增大,更没有机会,以至在今后人生中上大学成了我心中的一个梦想,时时萦绕着我。

后来我从工厂调到机关,又从机关调到现在的医院,深感到学历和知识对人生的重要。于是在工作岗位上努力学习,不断“充电”,自学了大学中文系的课本,阅读了古今中大量的文学和历史书籍,让自己尽快成长,跟上时代发展的脚步,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